

琼瑶全集 43

剪不断的乡愁

花城出版社

1996年1月8日

粤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：罗国林

封面设计：吴慧雯

琼瑶全集 43

剪不断的乡愁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迪丽彩印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.375 印张 1 插页 145,000 字

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000 册

ISBN7-5360-2285-9

I·1967 定价：11.00 元

独家版权·翻印必究

写在花城出版社 “琼瑶全集”之前

一九八八年，台湾开放了大陆探亲，我带着一份无法言喻的欣喜，回到大陆，一口气跑了十几个省，由北到南，由城市到乡村，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。这样一趟旅行之后，才知道我的小说，在大陆竟然拥有很多的读者，这对我而言，真是一件莫大的喜悦，对我的写作生涯，也是一项大大的鼓励。每当我来到一些偏远的城市，走在大街小巷中，都有闻风而至的读者，拿着我的书来找我签名时，我就深深的感动了！以前，我常常怀疑，我这么孜孜不倦的写作，让我的青春，我的大好时光，都消磨在书桌上，写出的作品，自己也不是很满意，这样的一生，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？这种疑惑，此时也得到了解

剪不断的乡愁

答，我终于感到不曾虚度此生，而且微微的自傲起来了。虽然，那些坊间出版的“琼瑶著作”，全都是盗版的，我也不太在意了。只是，看到很多书都印得粗制滥造，内容往往错字百出，而觉得十分心痛！

为了扼止这种现象，我开始授权给大陆的出版社，正式出版我的作品。“作家出版社”就是在此时和我签约的。但是，即使我授权后，这些盗版书仍然猖獗，假冒书也依旧到处可见。有权的“作家出版社”也拿这种情形无可奈何。所以，当我和“作家出版社”的约满以后，我实在不愿意继续签约。两年以来，我的书就在“无授权”的状态下，出版得乱七八糟。我每次看到假冒书的时候，难过的程度已非笔墨所能形容。逐渐的，我当初那种感动情绪，都被这种“痛苦”所取代。对于中国大陆的“著作权”观念，也到了“心灰意冷”的地步。

这两年之间，有许多的出版社和我陆续接触，都想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我一直提不起很大的兴致，只怕“授权”后同样紊乱。其中，以“花城出版社”和“云南

人民出版社”最为积极。“花城出版社”的肖建国先生表示，只有以好的品质，好的印刷，好的编排，好的纸张……以及“真实的授权”，“完整的出版”来打击那些非法的盗版和假书。这个做法，使我动心了。于是，今天，“花城出版社”终于得到我的“独家授权”，出版我一整套的“琼瑶全集”。我写作到今天，一共写了五十部小说，要一口气出版五十部书，真是一件大事。

我希望，这套书出版以后，盗版和假书可以彻底消失。我是个自我要求非常严格的人，写作的态度一向真诚。有时，为了两三个字的推敲，常常彻夜不寐。有时，为了一些错误，也常常自责不已。我经常对朋友说，我虽然写得不是很好，但是，我一定尽我的全力。不论“好”与“坏”，都是我自己的，都是“真实的琼瑶”。每出版一本书，我都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的，生怕我让我的读者失望。在我这样的写作心态下，那些不堪入目的假冒书，对我真是一件“残忍”的事！我希望，“花城”这套“琼瑶全集”，可以恢复我对中国大陆读者的感动和信心！希望那

剪不断的乡愁

些爱护我，鼓励我的朋友们，看到的都是我的“真迹”！这些希望，其实都好“简单”，不是吗？“希望”它不会变成只是“希望”，“希望”它能“落实”！那就是我的幸运，也是我的读者们的幸运了！

最后，感谢“花城”的编辑们，为这套书所付出的心力！感谢广东旅游出版社的李亚平先生，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程志方先生和欧阳常贵先生，对这套书的支持和协助！

琼瑶

一九九六年元月四日于台北可园

琼瑶全集 43

剪不断的乡愁

花城出版社

1996年1月8日

粤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：罗国林

封面设计：吴慧雯

琼瑶全集 43

剪不断的乡愁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迪丽彩印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.375 印张 1 插页 145,000 字

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000 册

ISBN7-5360-2285-9

I·1967 定价：11.00 元

独家版权·翻印必究

写在花城出版社 “琼瑶全集”之前

一九八八年，台湾开放了大陆探亲，我带着一份无法言喻的欣喜，回到大陆，一口气跑了十几个省，由北到南，由城市到乡村，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。这样一趟旅行之后，才知道我的小说，在大陆竟然拥有很多的读者，这对我而言，真是一件莫大的喜悦，对我的写作生涯，也是一项大大的鼓励。每当我来到一些偏远的城市，走在大街小巷中，都有闻风而至的读者，拿着我的书来找我签名时，我就深深的感动了！以前，我常常怀疑，我这么孜孜不倦的写作，让我的青春，我的大好时光，都消磨在书桌上，写出的作品，自己也不是很满意，这样的一生，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？这种疑惑，此时也得到了了解

剪不断的乡愁

答，我终于感到不曾虚度此生，而且微微的自傲起来了。虽然，那些坊间出版的“琼瑶著作”，全都是盗版的，我也不太在意了。只是，看到很多书都印得粗制滥造，内容往往错字百出，而觉得十分心痛！

为了扼止这种现象，我开始授权给大陆的出版社，正式出版我的作品。“作家出版社”就是在此时和我签约的。但是，即使我授权后，这些盗版书仍然猖獗，假冒书也依旧到处可见。有权的“作家出版社”也拿这种情形无可奈何。所以，当我和“作家出版社”的约满以后，我实在不愿意继续签约。两年以来，我的书就在“无授权”的状态下，出版得乱七八糟。我每次看到假冒书的时候，难过的程度已非笔墨所能形容。逐渐的，我当初那种感动情绪，都被这种“痛苦”所取代。对于中国大陆的“著作权”观念，也到了“心灰意冷”的地步。

这两年之间，有许多的出版社和我陆续接触，都想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我一直提不起很大的兴致，只怕“授权”后同样紊乱。其中，以“花城出版社”和“云南

人民出版社”最为积极。“花城出版社”的肖建国先生表示，只有以好的品质，好的印刷，好的编排，好的纸张……以及“真实的授权”，“完整的出版”来打击那些非法的盗版和假书。这个做法，使我动心了。于是，今天，“花城出版社”终于得到我的“独家授权”，出版我一整套的“琼瑶全集”。我写作到今天，一共写了五十部小说，要一口气出版五十部书，真是一件大事。

我希望，这套书出版以后，盗版和假书可以彻底消失。我是个自我要求非常严格的人，写作的态度一向真诚。有时，为了两三个字的推敲，常常彻夜不寐。有时，为了一些错误，也常常自责不已。我经常对朋友说，我虽然写得不是很好，但是，我一定尽我的全力。不论“好”与“坏”，都是我自己的，都是“真实的琼瑶”。每出版一本书，我都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的，生怕我让我的读者失望。在我这样的写作心态下，那些不堪入目的假冒书，对我真是一件“残忍”的事！我希望，“花城”这套“琼瑶全集”，可以恢复我对中国大陆读者的感动和信心！希望那

剪不断的乡愁

些爱护我，鼓励我的朋友们，看到的都是我的“真迹”！这些希望，其实都好“简单”，不是吗？“希望”它不会变成只是“希望”，“希望”它能“落实”！那就是我的幸运，也是我的读者们的幸运了！

最后，感谢“花城”的编辑们，为这套书所付出的心力！感谢广东旅游出版社的李亚平先生，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程志方先生和欧阳常贵先生，对这套书的支持和协助！

琼瑶

一九九六年元月四日于台北可园

一、乡愁

去年年底，“开放大陆探亲”的消息公布了。

这消息像一股温泉，乍然间从我心深处涌现，然后蹿升到我四肢百脉，蹿升到我的眼眶。我简直无法描述那一瞬间的感动。我心底有个声音在喊着：

“三十九年！三十九年有多少月？多少天？三十九年积压了多少乡愁。如今，可以把这些乡愁勾销了吗？”

不敢相信这是事实，但是，陆陆续续有人回乡探亲了！这居然成了事实！我太兴奋了，和鑫涛计划着，我们也该去大陆探亲了，鑫涛去红十字会办手续，回来时：

“需要填三等亲的亲人名字和地址！”

一时间，我们两个都弄不清“三等亲”包括寻些人，以及我们是否有这项“资格”。激动中，我冲口而出：

“故国的山，故国的水，故国的大地泥土，和我们算是几等亲？我们要探的亲，不止是‘人’呀！”

剪不断的乡愁

不过，我毕竟不需担忧，因为我和鑫涛分别都有舅舅姨妈在大陆，所以，我们很顺利地办好了探亲护照。拿到护照的那一晚，我就失眠了。脑子里奔流着黄河，奔流着长江。不止长江黄河，还耸立着五岳和长城！鑫涛见我如此兴奋，忍不住提醒我说：

“大家都说大陆的生活很苦，旅行也不像想象中那么方便，至于亲人，经过三十九年的隔阂，可能已经相见不相识，这些，你都考虑过吗？”

考虑？我实在没有认真去考虑过。我只觉得乡愁像一张大网，已把我牢牢地网住。而且，当行期越来越近，我的乡愁就越来越深。我想，我这个人和别人是不大相同的。我有个朋友告诉我：

“我也离开大陆三十九年，但是，我不觉得我有什么乡愁！”

这句话使我太惊奇了，我总认为，乡愁对于游子，就像一切人类的基本感情一样，是与生俱来的。不过，有的人来得强烈，有的人比较淡然。我，大概生来就属于感情强烈的一型。连我的“乡愁”，也比别人多几分！

计划回大陆的行程时，鑫涛问我：

“你到底要去哪些地方啊？第一站，是不是你的故乡湖南呢？”

我祖籍湖南，生在四川。童年，是个多灾多难的时代，是个颠沛流离的时代，童年的足迹，曾跋涉过

剪不断的乡愁

大陆许多的省份。如今，再整理我这份千头万绪的乡愁时，竟不知那愁绪的顶端究竟在何处？是湖南？是四川？是长江？是黄河？是丝绸之路，还是故宫北海？沉吟中，这才明白，我的乡愁不在大陆的任何一点上，而在大陆那整片的土地上！

“可是，你没有时间走遍大陆整片的土地啊！”鑫涛说：“我们排来排去，只可能去四十天！”

将近四十年的乡愁，却要用四十天来弥补。可能吗？不可能的！人们必须放弃许多地方。湖南，湖南的亲人多已离散，家园中可能面目全非，不知怎的，我最怕面对的，竟是故乡湖南，这才了解古人“近乡情怯”的感觉。当我把这感觉告诉鑫涛时，他脱口而出地说：

“这也是我不敢回上海的原因！”

于是，我们把行程的第一站定在北京。北京，那儿是我父母相识相恋和结婚的地方，那儿是我祖母和外祖父母居住及去世的地方，那儿，是我历史课本上一再重复的地方，那儿，也是我在小说中、故事中所熟读的地方！那儿有“故都春梦”，有“京华烟云”！还有我那不成熟的——“六个梦”！

于是，我们动身；经香港，去北京。

二、出发前——香港

我和鑫涛这次的大陆行，除了我们两个人以外，还有鑫涛的妹妹初霞，和妹夫承贇。

初霞与承贇定居香港，在过去几年中，他们已经回大陆探亲了好多次。对于大陆，他们是识途老马，经验丰富。当他们知道我们要去大陆时，立刻热心地帮我们排路线、订车票、买船票（我们要乘船看三峡，所以要买船票）、订旅馆……并决定陪同我们一起去。

有初霞夫妇同行，我确实安心多了！毕竟，大陆是个已阔别三十九年的地方！这时间的差距，造成心理上的许多压力。大陆对于我，感觉上那么亲切，实际上却那么陌生。

初霞比我略长两三岁，热情、率直、思想周到，又很喜欢帮助别人。在她眼中，我是非常娇弱的，所以，她对我真是体贴入微。我们一到香港，她就忙忙碌碌地帮我跑中国旅行社，帮我办签证，帮我办各种手续。我什么事都不用做，只是在旅馆中幻想北京、幻想长城、幻想三峡……直到出发去北京前一天，初霞对我说：

“有件事我不能帮你做，现在大陆肝炎很流行，

你一定要去打一针增加抵抗力的针药!”

我去打了针，医生和针药都是初霞安排好了的。

当然，初霞还帮我准备了许多东西，例如各种药品、酒精、药棉、塑胶针筒、筷子、刀子、化妆纸……连运动衣和运动裤都帮我买了，最奇怪的是，她还为我们四个人，准备了四个“奶瓶”！怕我笑她，她振振有辞地对我说：

“我们这一路又是飞机，又是火车，又是船，由北到南，要走上好几千里，路上不带水瓶是行的，但是，玻璃瓶太重，又不保温，带杯子也很麻烦，想来想去，只有奶瓶最合适，又轻巧、又保温。冲了咖啡，还可以摇呢！”

说得很有理。但是。鑫涛居然尴尬地回了一句：

“贤妹所说甚是。不过，我……不会用奶嘴！”

此语一出，初霞笑得岔了气，笑完了，才瞪大眼睛说：

“谁要你用奶嘴？只要凑着瓶口喝就行了！”

我对初霞想得出用“奶瓶”代替“水壶”，十分佩服，不过，总觉得这么大的人用奶瓶喝水，有点“那个”。初霞看出我的犹豫，在动身前，又用布给奶瓶做了四件“衣服”，使它们看不出是“奶瓶”，硬塞了两个到我的箱子里。

我们的行装十分惊人。出发时是四月初，预计四